



(演唱材料)

解放“鬼门关”

严亚楚作

湖北人民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描写一个农村，因为地势低洼，常遭水淹；再加上血吸虫病流行，人家都叫它做“鬼门关”。住在这里的农民，都纷纷外迁，农业社也办不好。这时新来了一位乡总支书记，他密切地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并且积极地领导群众，冒着风雪开沟，把洼地的水引到湖里去，不但扩大了耕地面积，而且消灭了血吸虫病，解放了“鬼门关”，把穷村变成了富村。

解 放 “鬼 门 关”

严 亚 斌 作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武汉解放大道832号）

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證新出字第1号

新华书店武汉发行所发行

浙新印刷厂印刷

787×1092 $\frac{1}{32}$ 开· $\frac{21}{16}$ 印张·14,000字

1958年5月第1版

195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300

统一书号：T 30106·115

定 价：（5）0.07元

K2
545

菊花开放天漸寒，
鴻雁陣陣飛向南。
向榮背着行李把路趕，
涼風難把汗吹干。
太陽快落地平綫，
呀！烏雲陡起布滿天。
不知道劉佐口還有多遠？
想問路此地少人煙。
若是下雨那才不好辦，
忽見一座廟宇在路邊。
廟前有塊大碑石，
一個老头坐在門里抽黃煙。

(白)“老人家！劉佐口鄉人委會是走這裡吧”？

老头听了睜開一雙深陷眼，
朝着向榮上下觀，
只見他：
矮矮个子長長臉，
年紀大約在三十二三。
頭上戴頂“十八轉”(注：最粗的草帽，從頂到邊只有十八轉)
身上穿件白襯衫，
藍色的制服褲打了補片，

足下的草鞋沒有沿。
“同志哥！这里就是刘佐口，
人委会不远就在前边。
我看你是个好干部，
不是领导生产就是搞宣傳，
劝你莫到此地来，
因为我們这里非人間”。

向荣明知老头是說这地方苦，
春风滿面笑开言：
“老人家！你說这地方非人世，
想必是世外桃源別有天，
那就該我走时运，
未曾修炼早成仙。”

老头見他說的快活話，
臉上更把愁容添：
“唉！这真是沒当家不知盐米貴，
沒嚐过黃連認為甜，
你沒到过刘佐口，
就不知我这地方多可怜：
看！你身旁这块大碑石，
群众称它‘鬼門关’，
碑石左边归阳世，
碑石右边屬阴間，
这里土地虽然多广闊，
地势低洼象深渊，

飞沙深厚四、五尺，
遍地蘆葦平屋檐，
血吸虫病最流行，
十个有八个把肚子端，
倒門絕戶多得很，
我現在正准备把家搬。
阳关大道你不走，
偏偏闖进‘鬼門关’。”
向榮接过老头香火把烟点，
口沒說出心里言：
为了发展农业大生产，
党号召我們大力来支援。
到这里当支書本是我自愿，
进了綢緞店告什么艰难，
百艰苦总不是杀人場，
真的是地府也要游一番。
想到这里忙跟老头講：
“多謝你老人家好心田，
虽然此地这样苦，
你們已經住了几百年。
我的身体很結实，
血吸虫不敢把我来沾。”
說罢匆忙把路赶，
老头来不及将他拦，
高声喊着：“天气变，

就在我这里住一天。”

向荣轉身說：“多謝！”

呼——一陣狂風把帽子刮到空間。

廟宇老头頓時都不見，

(白)各位听众！

你看这老头是不是神仙？

(白)不是的！

因为飞沙迷人眼，

天連地來地連天，

心想去把帽子撿，

不知它落在东北与西南，

天色已黑要下雨，

因此不敢多留連。

躬腰曲背往前走，

飞沙直往鼻孔里鑽。

人地生疏路不熟，

左一弯來右一弯，

他以为走了几里远，

其实还是原还原。

暴雨落下象瓢潑，

行李衣服沒有寸干。

飞沙見雨象豆腐，

陷得他的两膀酸，

牙齒不住打冷顫，

想躲雨不知哪里有人烟，

老头說这地方非阳世，
看来真是“鬼門关”。
忽然听得狗声叫，
才知村子就在眼面前。
慢慢摸到一家屋檐下，
大門半掩沒有門。
一位壯年坐在油灯下，
低着头皺着眉愁緒万端。

(白)“同志！躲一躲雨”。

壯年人抬头用目看，
“啊呀”一声忙不閑，
拿着衣服給他換，
又倒茶来又張烟：
“同志你到哪里去？”
“就在貴乡把身安！”

“啊！莫非你就是向支書？”

(白)是的！你在哪里跟我碰过头？

“不！从来沒有会过尊顏，
乡里副支書对我談：
說你到我乡就在这两天，
今天来得多辛苦，
拖泥帶水受冻寒。”

“哪里，我倒沒吃什么苦，
就是要你受麻煩。”

向荣又将他名姓問，

壯年人將自己介紹了一番，
向榮听了哈哈笑：
“我真是有眼不識泰山，
你就是社里的黨支書，
又是鄉里的總支委員。
老吳同志！
我搞生產是門外漢，
多多幫助莫包涵。”
他倆正在話不斷，
老吳的愛人送來了晚餐。
兩人邊吃邊扯鄉里情況，
老吳不由得愁鎖眉尖：
“向支書啊！
我們這個地方丑，
家家戶戶受貧寒，
全社二百幾十戶，
已經有五十戶遷移到江南，
馬上就要忙冬播，
社員們情緒都不安，
有的說再不自費力，
有的又準備把家搬。
眼看農業社要垮台，
怎不叫我心發煩？！”
他說到這里連嘆氣，
向榮坦然無事很樂觀：

“老吳！着急不能当菜飯，
吃飯、着急两不相关，
不然肚子跟你扯皮絆，
又餓又急那才更麻煩。
你不吃我也放下碗，
‘主不飲來客不歡’。”
他一面說來一面笑，
老吳暗里把眼翻。
心想我跟他談了这一席話，
沒引起他半點心不安，
象这样到乡里領導生产，
未必能為群众把心关？
心里有些不滿意，
再不愿开口把話談。
向支書眼光很敏感，
看透了老吳的腹内心肝：
覺得他为人民多心切，
不愧是一个好黨員；
看样子他的性情不冷淡，
只是碰着問題受愁煩；
还知他对自己談笑有意見，
倒沒把此事放心間。
就在他家落了戶，
不覺过了十几天。
和乡里干部具体分工后，

他領導生產忙不開，
同着社員們把活干，
常跟青年逗笑玩，
有時唱歌有時說快板，
又和老年人把古談，
沒有一個不高興，
都把他當做親人一般。
只有老吳看不順眼，
他覺得向支書是“霧露天”，（注：不踏夾）
現在秋收已上岸，
好多社員準備把家搬，
我的心里急不過，
他成天談笑風生鬧着玩，
到底這件事怎麼辦？
難道說就這樣袖手旁觀？

.....

老吳說不出多苦悶，
其實向榮心里已經有算盤：
他干活和群眾打成一片，
社員們都跟他無話不談。
就這樣把大家心里摸透了，
他暗暗把問題站了一下班：
不是群眾不積極把社辦，
也不怪大家要搬家搬，
主要是地勢太低洼，

田地变成了汇水灣，
潮湿多产血吸虫，
因此人民把病傳，
要将这种情况来扭轉，
只有改造大自然。
一日天气很和暖，
他到四周走一圈，
只見那棉杆不到一尺滿，
蘆葦却有一丈三，
脚下走的是平阪，
眼睛看的象深山。
他想若把这些蘆柴砍，
可把荒地变良田，
既可以扩大耕地多增产，
又能够消灭血吸虫病禍根源。
他一走一边想一边看，
面前閃出一片湖場田，
呀！这里的土質多肥沃，
可惜就是怕水淹，
若是开条大沟把水放，
粮食就会堆成山。
不知附近可有河港，
嘿！我到前面去問社員，
他們熟悉本地情况，
定知道哪里有出水源。

行走不到百步远，
得見庙里問路的那位老年，
他并没有把活干，
正扯着老吳把話談：
“支書帮我打張迁移証，
我决定搬家到江南。”
老吳苦着一張臉：
“大伯你再緩一两天，
等会我找向支書談，
要迁居全社一同迁。”

(白)“牵猪(迁居)，誰养的猪出賣呀？”

向支書人未到話先到，
大家一見他就笑声喧。
老吳說：“向支書来了，
王大伯你亲自跟他談。”
大伯調轉头来看，

(白)啊！就是他！

怔了半天才开言：
“向支書！我曾經跟你說过了，
迁居外地重建家园。”

(白)“啊！原来你們說的是迁居之居，不是养猪之猪，哈……”

向支書嘻笑把大伯叫：
“我看你老有些癩，
常言道‘井底蛤蟆井底好’，
怎么无故把家搬？”

老吳听了暗叫苦，
自己发瘋还說別人癲，
搬家事我跟他說过好几遍，
就是不把群众疾苦放在心間。
正要开言提意見，
大伯搶先发了言：
“向支書你是异乡人，
到我們乡里沒几天，
我說的話你若不相信，
朝我們一看也心酸，
黃皮寡瘦凹着眼，
端着肚子扛着肩，
滿身骨头露在外面，
用針尖挑不出肉一錢。
算命說我能活八十岁，

(白) 今年已經五十九了，
照这样难活六十年。”
向支書見他說的眼泪漣，
叫声大伯心放寬，
这地方是“破絮包珍珠”，
我們沒把‘它揭穿，
只要大家想办法，
积极改造大自然，
开沟消灭了漬水患，
土內的宝貝取不完，

不但生活大改善，
保証你老人家能活一百年……
向支書的話音還沒斷，
大伯聽得不耐煩：
“支書你是董永老婆款天話，
不要老是鬧着玩。
生成的眉毛画成的象，
說什麼改造大自然。
我們沒有移山倒海術，
支書你也不是活神仙。”
向榮听了大伯的話，
哈哈大笑開了言：
“大伯你还是老封建，
怎么把老眼看今天，
說往日有神仙沒誰看見，
現在有神仙倒是實言，
大伯再莫以為我是談笑話，
共產黨就是活神仙，
去年把道法來施展，
將大海移在占角山，
下雨把洪水鎖在水庫里，
天晴放出來灌莊田，
從此黃枚上鄉半個縣，
水旱無憂樂豐年。
難道說劉佐口不能改變？

难道說就不能倒海移山？”

王大伯听完这番話，

楞了半天不发言。

老吳盯着向榮不轉眼，

覺得他这几句話很值錢，

愁容立刻換笑臉，

用手指着荒湖田：

“这片田只要一年保丰收，

全社人三年吃不完，

若是开沟永远除水患，

狗子都要做疍穿。”

他說到这里心花放，

大伯連連搖頭接着談：

“我想开沟好是好，

首先就要出水源，

附近沒有河和港，

还不是胡琴缺了弦。”

老吳听了心一冷，

皺起眉头望着天。

向榮說：“附近既然无河港，

我們就朝远处鑽。”

大伯忙把向榮來頂住：

“支書你說話真拉蛋，

本来公鷄不生蛋，

脑壳想破也枉然，

这地方我从小摸到现在，
闭着眼也知哪里该转弯，
有港无港难道我不晓，
未必故意要跟你缠。”
大伯说得唾沫星子溅，
老吴还在望青天，
忽然间远远飞来一群雁，
渐渐落在大湖边。
他好象将宝贝来发现，
忙喊：“有了出水源！
向支书！
我们这里确实无河港，
可是接近湖边缘。
往日湖水通长江，
汛期一到这里被水淹，
前年政府在华阳把闸建，
从此湖水一去不复还。
我们开条大沟到湖里，
低湖田就可能成高山。”
大家听了把头点，
议论纷纷闹翻天。
大伯他往人群中一站：
“莫把事情看得太简单，
这到湖边六、七里远，
开沟恐怕要几十年。

耽心我的眉毛短，
难得活到沟开完。”
老吳說：“当然有困难，
一时辛苦万年甜。”
全体社員摩拳擦掌，
都說要学愚公移山。
計劃明天就动手，
向支書上前忙阻拦：
“这一陣天气晴得久，
湖塘里面都晒干，
正好搶耕把麦播，
集中全力搞几天，
若是先把沟开好，
那就誤了播种時間，
沒做到因开沟多增产，
相反地落得歉收年。”
大家都說支書好主見，
精神百倍勁头添，
两天活路一天干，
不几天冬播全搞完。
全体出动把沟挖，
恰似蜜蜂飞在百花园，
有的說是开谷仓，
有的說是搬金磚，
有的說是刘佐口的喉嚨管，